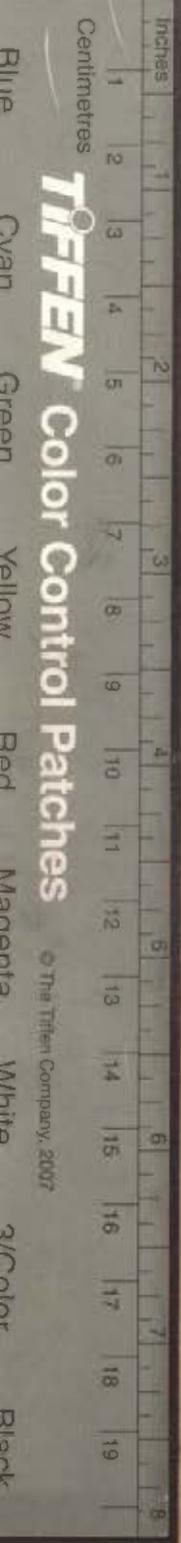


49.392
8030
2211

五燈會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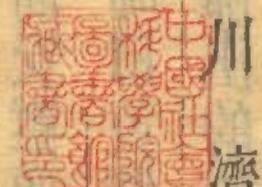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八

碣一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四世

黃檗運禪師法嗣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邢氏子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進具便慕禪宗初在黃檗會中行業純一時睦州為第一座乃問上座在此多少時師曰三年州曰曾參問否師曰不曾參問不知問箇甚麼州曰何不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便去問聲未絕檗便打師下來州曰問話作麼生師曰某甲



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州曰但更去問師又問槃又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師白州曰早承激勸問法累蒙和尚賜棒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州曰汝若去須辭和尚了去師禮拜退州先到黃槃處曰問話上座雖是後生卻甚奇特若來辭方便接伊已後爲一株大樹覆蔭天下人去在師來日辭黃槃槃曰不須他去祇往高安灘頭參大愚必爲汝說師到大愚愚曰甚處來師曰黃槃來愚曰黃槃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槃與麼老婆心切爲汝

得徹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槃佛法無多子愚搗住曰這尿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卻道黃槃佛法無多子你見箇甚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槃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卻回黃槃槃見便問這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曰祇爲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槃問甚處去來師曰昨蒙和尚慈旨令參大愚去來槃曰大愚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槃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卽今便打隨後便掌槃曰這風顛漢來這裏將虎鬚師便喝槃

喚侍者曰引這風顛漢參堂去

瀉山舉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

力仰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

黃檗一日普請次師隨後行檗回

頭見師空手乃問鑿在何處師曰有一人將去了也

檗曰近前來共汝商量箇事師便近前檗豎起鑿曰

祇這箇天下人拈掇不起師就手掣得豎起曰為甚

麼卻在某甲手裏檗曰今日自有人普請便回寺

山仰

侍瀉山次瀉舉此話未了仰便問鑿在黃檗手裏師為甚麼卻被臨濟奪卻瀉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師

普請鉏地次見黃檗來拄鑿而立檗曰這漢因那師

曰鑿也未舉因箇甚麼檗便打師接住棒一送送倒

檗呼維那扶起我來維那扶起曰和尚爭容得這風

顛漢無禮檗纔起便打維那師鑿地曰諸方火葬我

這裏活埋

瀉山問仰山黃檗打維那意作麼生仰云正賊走卻避賊人喫棒

師一日

在僧堂裏睡檗入堂見以拄杖打板頭一下師舉首

見是檗卻又睡檗又打板頭一下卻往上間見首座

坐禪乃曰下間後生卻坐禪汝在這裏妄想作麼座

曰這老漢作甚麼檗又打板頭一下便出去

瀉山舉問仰山

祇如黃檗意作麼生仰云兩彩一賽

師栽松次檗曰深山裏栽許多松

作甚麼師曰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

了將鑿頭墜地三下檗曰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

棒了也師又墜地三下噓一噓檗曰吾宗到汝大興

於世馮山舉問仰山黃檗當時祇囑臨濟一人更有人在仰云有祇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馮云雖然如是吾亦要知汝但舉看仰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遇大風即止黃檗因入厨下

問飯頭作甚麼頭曰揀眾僧飯米檗曰一頓喫多少頭曰二石五檗曰莫太多麼頭曰猶恐少在檗便打

頭舉似師師曰我與汝勘這老漢纔到侍立檗舉前話師曰飯頭不會請和尚代一轉語檗曰汝但舉師

曰莫太多麼檗曰來日更喫一頓師曰說甚麼來日即今便喫隨後打一掌檗曰這風顛漢又來這裏搗

虎鬚師喝一喝便出去馮山舉問仰山此二尊宿意作麼生仰山云和尚作麼生

馮山云養子方知父慈仰山云不然馮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云大似勾賊破家師半夏上

黃檗山見檗看經師曰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或噉作

指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檗曰汝破夏來何不終

夏去師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檗便打趁令去師行

數里疑此事卻回終夏後又辭檗檗曰甚處去師曰

不是河南便歸河北檗便打師約住與一掌檗大笑

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師曰侍者將火

來檗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

師到達磨塔頭塔主問先禮佛先禮祖師曰祖佛俱

不禮主曰祖佛與長老有甚冤家師拂袖便出師為

黃檗馳書至馮山與仰山語次仰曰老兄向後北去

有箇住處師曰豈有與麼事仰曰但去已後有一人
佐輔汝此人祇是有頭無尾有始無終懸記師後住

鎮州臨濟學侶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

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且成禡我二人珍重下去

三日後普化卻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

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前日打普化作甚麼師亦

打至晚小參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

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問答語具僧問

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乞師開示師曰佛者心清淨

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即一皆

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真正作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自

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祇是覓箇不受人惑底人後遇

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

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祖佛為師若第

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為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

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

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

無著問溫和尚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但

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乃曰大凡演唱宗

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

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師謂僧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示眾參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辯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實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祇隨學人問處卽奪學人被奪抵死不肯放此是

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辯得是境把得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卽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辯喚作實看實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辯魔揀異知其邪正師問洛浦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箇親曰總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浦便喝師乃打上堂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師問院主甚處去來曰州中糶黃米來師曰糶得盡麼主

元一十一
曰糶得盡師以拄杖畫一畫曰還糶得這箇麼主便
喝師便打典座至師舉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尙意
師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師亦打上堂一人在孤峯
頂上無出身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
箇在前那箇在後不作維摩詰不作傅大士珍重有
一老宿參便問禮拜卽是不禮拜卽是師便喝宿便
拜師曰好箇草賊宿曰賊賊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
好時首座侍立師曰還有過也無座曰有師曰竇家
有過主家有過曰二俱有過師曰過在甚麼處座便
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南泉問云官馬相踏師到京行化至一

家門首曰家常添鉢有婆曰太無厭生師曰飯也未
曾得何言太無厭生婆便閉卻門師陞堂有僧出師
便喝僧亦喝便禮拜師便打趙州游方到院在後架
洗腳次師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恰遇山僧
洗腳師近前作聽勢州曰會卽便會啗啄作什麼師
便歸方丈州曰三十年行腳今日錯爲人下註腳問
僧甚處來曰定州來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僧不肯
師曰已後遇明眼人去在僧後參三聖纔舉前話三
聖便打僧擬議聖又打師應機多用喝會下參徒亦
學師喝師曰汝等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

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這裏分得賓主
麼汝且作麼生分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示
眾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
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法
在照用同時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敲骨取髓痛
下針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和泥
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舉已前撩起便行猶較
些子師行腳時到龍光值上堂師出問不展鋒銳如
何得勝光據坐師曰大善知識豈無方便光瞪目曰
嗔師以手指曰這老漢今日敗缺也次到三峯平和

尚處平問甚處來師曰黃檗來平曰黃檗有何言句
師曰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平曰金風
吹玉管那箇是知音師曰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內
平曰子這一問太高生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
平曰且坐喫茶又問近離甚處師曰龍光平曰龍
光近日如何師便出去又往鳳林路逢一婆子婆問
甚處去師曰鳳林去婆曰恰值鳳林不在師曰甚處
去婆便行師召婆婆回首師便行一作師曰到鳳林
誰道不在
林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何得剗肉作瘡林曰海
月澄無影游魚獨自迷師曰海月既無影游魚何得

迷林曰觀風知浪起翫水野帆飄師曰孤蟾獨耀江山靜長嘯一聲天地秋林曰任張三寸揮天地一句臨機試道看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林便休師乃有頌曰大道絕同任向西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諸聖以何為大仰云和尚意作麼生及電光罔通諸聖以何為大仰云和尚意作麼生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仰云不然鴻云子又作麼生仰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麻谷問十二面觀音那箇是正面師下禪牀擒住曰十二面觀音甚處去也速道速道谷轉身擬坐師便打谷接住棒相捉歸方丈師問一尼善來惡來尼便喝師拈棒曰更道更道尼又喝師便打師一日拈餠示洛浦曰

萬種千般不離這箇其理不二浦曰如何是不二之理師再拈起餅示之浦曰與麼則萬種千般也師曰屙屎見解浦曰羅公照鏡師見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又有僧來師亦舉拂子僧不顧師亦打又有僧來參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指示師亦打雲門代云祇宜老漢大覺云得即得猶未見臨濟機在麻谷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擲住曰大悲千手眼作麼生是正眼速道速道谷拽師下禪牀卻坐師問訊曰不審谷擬議師便喝拽谷下禪牀卻坐谷便出上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豎起拂子僧便喝師便打又僧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亦豎拂子僧便喝師亦喝僧擬議師便打
乃曰大眾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檗先師
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
如今更思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師
度與拄杖僧擬接師便打同普化赴施主齋次師問
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是法爾
如然化趯倒飯牀師曰太麓生曰這裏是甚麼所在
說麓說細次日又同赴齋師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
日化又趯倒飯牀師曰得卽得太麓生化喝曰瞎漢
佛法說甚麼麓細師乃吐舌師與王常侍到僧堂王

問這一堂僧還看經麼師曰不看經曰還習禪麼師
曰不習禪曰既不看經又不習禪畢竟作箇甚麼師
曰總教伊成佛作祖去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師曰
我將謂你是箇俗漢師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
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師召眾
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師後居大名
府興化寺東堂咸通八年丁亥四月十日將示滅說
傳法偈曰汭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
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復謂眾曰吾滅後不
得滅卻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卻和尚正法

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師曰
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卻言訖端坐而逝
塔全身於府西北隅諡慧照禪師塔曰澄靈

南嶽下五世

臨濟玄禪師法嗣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在三聖會裏爲首座常曰我向
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
三聖聞得問曰你具箇甚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
曰須是你始得後大覺聞舉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
大覺門裏來師後到大覺爲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

聞你道向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
佛法底你憑箇甚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
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
你昨日這兩喝師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又打師曰
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
了也願與某甲箇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來這裏納
敗缺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
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師後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
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爲大覺師兄大
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僧問多子塔前共

談何事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師有時喚僧僧應
諾師曰點卽不到又喚一僧僧應諾師曰到卽不點
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底僧便禮拜
師曰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卻向古
廟裏躲避得過問僧甚處來曰崔禪處來師曰將得
崔禪喝來否曰不將得來師曰恁麼則不從崔禪處
來僧便喝師便打示眾我聞前廊下也喝後架裏也
喝諸子汝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虛空裏卻
撲下來一點氣也無待我蘇息起來向汝道未在何
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眞珠與汝諸人去在胡喝

亂喝作麼雲居住三峯庵時師問權借一問以爲影
草時如何居無對師云想和尚荅這話不得不如禮
拜了退二十年後居云如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
必後遣化主到師處師問和尚住三峯庵時老僧問
伊話對不得如今道得也未主舉前話師云雲居二
十年祇道得箇何必興化卽不然爭如道箇不必師
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曰不入這保
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總不與麼師便打
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饋飯一堂次日
師自白椎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卽便出

院僧問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師曰一盲引眾盲師
在臨濟爲侍者洛浦來參濟問甚處來浦曰鑿城來
濟曰有事相借問得麼浦曰新戒不會濟曰打破大
唐國覓箇不會底人也無參堂去師隨後請問曰適
來新到是成禪他不成禪他濟曰我誰管你成禪不
成禪師曰和尚祇解將死雀就地彈不解將一轉語
蓋覆卻濟曰你又作麼生師曰請和尚作新到濟遂
曰新戒不會師曰卻是老僧罪過濟曰你語藏鋒師
擬議濟便打至晚濟又曰我今日問新到是將死雀
就地彈就窠子裏打及至你出得語又喝起了向青

雲裏打師曰草賊大敗濟便打師見同參來纔上法
堂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棒僧又
喝師曰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直打下法
堂侍者請問適來那僧有甚觸忤和尚師曰他適來
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
前橫兩橫到這裏卻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
何時僧禮拜問寶劍知師藏已久今日當場略借看
師曰不借曰爲甚麼不借師曰不是張華眼徒窺射
斗光曰用者如何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僧
便作引頸勢師曰喏僧曰喏便歸眾後唐莊宗車駕

幸河北回至魏府行宮詔師問曰朕收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幘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玄覺微云且道與化肯莊宗興化眼在甚麼處若不肯莊宗過在甚麼處龍顏大悅賜紫衣師號師皆不受乃賜馬與師乘騎馬忽驚師墜傷足帝復賜藥救療師喚院主與我做箇木柅子主做了將來師接得遶院行問僧曰汝等還識老僧麼曰爭得不識和尚師曰踈脚法師說得行不得又至法堂令維那聲鐘集眾師曰還識老僧麼眾無對師擲下柅子端然而逝諡廣濟禪師

鎮州寶壽沼禪師

第一世

僧問萬境來侵時如何師曰

莫管他僧禮拜師曰不要動著動著卽打折汝腰師在方丈坐因僧問訊次師曰百千諸聖盡不出此方丈內曰祇如古人道大千沙界海中漚未審此方丈向甚麼處著師曰千聖現在曰阿誰證明師便擲下佛子僧從西過東立師便打僧曰若不久參焉知端的師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趙州來師在禪牀背面而坐州展坐具禮拜師起入方丈州收坐具而出師問僧甚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獼猴麼曰見師曰作甚麼伎倆曰見某甲一箇伎倆也作不得師便打胡

釘鉸參師問汝莫是胡釘鉸麼曰不敢師曰還釘得
虛空麼曰請和尚打破師便打胡曰和尚莫錯打某
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胡後到趙州
舉前話州曰汝因甚麼被他打胡曰不知過在甚麼
處州曰祇這一縫尚不奈何胡於此有省趙州曰且
釘這一縫僧問萬望無雲時如何師曰青天也須喫
棒曰未審青天有甚麼過師便打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面黑眼睛白西院來參問踏倒化城來時
如何師曰不斬死漢院曰斬師便打院連道斬斬師
又隨聲打師卻回方丈曰適來這僧將赤肉抵他乾
棒有甚死急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自臨濟受訣遍歷叢林至仰
山山問汝名甚麼師曰慧寂山曰慧寂是我名師曰
我名慧然山大笑而已仰山因有官人相訪山問官
居何位曰推官山豎起拂子曰還推得這箇麼官人
無對山令眾下語皆不契時師不安在涅槃堂內將
息山令侍者去請下語師曰但道和尚今日有事山
又令侍者問未審有甚麼事師曰再犯不容到香巖
巖問甚處來師曰臨濟巖曰將得臨濟喝來麼師以
坐具驀日打又到德山纔展坐具山曰莫展炊巾這

裏無殘羹餽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山便打師接住
棒推向禪牀上山大笑師哭蒼天便下參堂堂中首
座號踢天泰問行腳高士須得本道公驗作麼生是
本道公驗師曰道甚麼座再問師打一坐具曰這漆
桶前後觸忤多少賢良座擬人事師便過第二座人
事又到道吾吾預知以緋抹額持神杖於門下立師
曰小心祇候吾應諾師參堂了再上人事吾具威儀
方丈內坐師纔近前吾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也
是適來野狐精便出去住後上堂我逢人卽出出則
不爲人便下座興化云我逢人則僧問如何是祖師
不出出則便爲人

西來意師曰臭肉來蠅

興化云破驢脊上足蒼蠅

問僧近離甚處

僧便喝師亦喝僧又喝師又喝僧曰行棒卽瞎便喝
師拈棒僧乃轉身作受棒勢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
逢便棒僧曰這賊便出去師遂拋下棒次有僧問適
來爭容得這僧師曰是伊見先師來

魏府大覺和尚參臨濟濟纔見豎起拂子師展具坐
濟擲下拂子師收坐具參堂去時僧眾曰此僧莫是
和尚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濟聞說令侍者喚適來
新到上來師隨侍者到方丈濟曰大眾道汝來參長
老又不禮拜又不喫棒莫是長老親故師乃珍重下

去師住後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頭枕衡山腳踏
北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良馬不窺鞭側耳知
人意問如何是鎮國寶師曰穿耳賣不售問香草未
生時如何師曰鯁著腦裂曰生後如何師曰腦裂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十字街頭望空啟告問如
何是大覺師曰惡覺曰乖極師便打問忽來忽去時
如何師曰風吹柳絮毛毬走曰不來不去時如何師
曰華嶽三峯頭指天問一飽忘百饑時如何師曰縱
遇臨岐食隨分納些些臨終時謂眾曰我有一隻箭
要付與人時有一僧出曰請和尚箭師曰汝喚甚麼
作箭僧喝師打數下便歸方丈卻喚其僧入來問曰
汝適來會麼曰不會師又打數下擲卻拄杖曰已後
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便乃告寂

灌谿志閑禪師魏府館陶史氏子幼從柏巖禪師披
剃受具後見臨濟濟驀胸擲住師曰領領濟拓開曰
且放汝一頓師離臨濟至末山語見末山章師住後上堂

曰我在臨濟爺爺處得半杓末山孃孃處得半杓共
成一杓喫了直至如今飽不饑僧問請師不借借師
曰滿口道不得師又曰大庾嶺頭佛不會黃梅路上
沒眾生師會下一僧去參石霜霜問甚處來曰灌谿

來霜曰我南山不如他北山僧無對僧回舉似師師
曰何不道灌谿修涅槃堂了也問久嚮灌谿到來祇
見漚麻池師曰汝祇見漚麻池且不見灌谿曰如何
是灌谿師曰劈箭急後大舉似玄沙沙云
更學三十年未會禪問如何是
古人骨師曰安置不得曰爲甚麼安置不得師曰金
烏那教下碧天問金鎖斷後如何師曰正是法汝處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鉢裏盛飯鉢裏盛羹曰
學人不會師曰飢則食飽則休上堂十方無碧落四
畔亦無門露裸裸赤灑灑無可把便下座問如何是
一色師曰不隨曰一色後如何師曰有闍黎承當分

也無問今日一會祇敵何人師曰不爲凡聖問一句
如何師曰不落千聖機問如何是洞中水師曰不洗
人唐乾寧二年乙卯五月二十九日問侍者曰坐死
者誰曰僧伽師曰立死者誰曰僧會師乃行七步垂
手而逝

涿州紙衣和尚

卽克符道者

初問臨濟如何是奪人不奪

境濟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師曰如
何是奪境不奪人濟曰王令已行天下遍將軍塞外
絕烟塵師曰如何是人境俱奪濟曰并汾絕信獨處
一方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濟曰王登寶殿野老

謳詞師於言下領旨後有頌曰奪人不奪境緣自帶
諍訛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麼驪珠光燦爛蟾桂影
婆娑覲面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奪境不奪人尋言何
處真問禪禪是妄究理理非親日照寒光澹山搖翠
色新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人境兩俱奪從來正
令行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擬犯吹毛劍還如值
木盲進前求妙會特地斬精靈人境俱不奪思量意
不偏主賓言少異問荅理俱全踏破澄潭月穿開碧
落天不能明妙用淪溺在無緣僧問如何是賓中賓
師曰倚門傍戶猶如醉出言吐氣不慚惶曰如何是

賓中主師曰口念彌陀雙拄杖目瞽瞍人不出頭曰
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高提祖印當機用利物應知語
帶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橫按鎊錮全正令太平
寰宇斬癡頑曰既是太平寰宇爲甚麼卻斬癡頑師
曰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

定州善崔禪師州將王令公於衙署張座請師說法
師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僧出曰崔
禪聳師擲下拄杖曰久立令公伏惟珍重僧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定州瓷器似鐘鳴曰學人不會
意旨如何師曰口口分明沒啣斜

鎮州萬壽和尚僧問如何是迦葉上行衣師曰鶴飛
千點雪雲鎖萬重山問如何是丈六金身師曰袖頭
打領腋下剌襟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請人裁師訪
寶壽壽坐不起師展坐具壽下禪牀師卻坐壽驟入
方丈閉卻門知事見師坐不起曰請和尚庫下喫茶
師乃歸院翌日寶壽來復謁師踞禪牀壽展坐具師
亦下禪牀壽卻坐師歸方丈閉卻門壽入侍者寮取
灰圍卻方丈門便歸去師遂開門見曰我不恁麼他
卻恁麼

幽州譚空和尚鎮州牧有姑爲尼行腳回欲開堂爲
人牧令師勘過師問曰見說汝欲開堂爲人是否尼
曰是師曰尼是五障之身汝作麼生爲人尼曰龍女
八歲南方無垢世界成等正覺又作麼生師曰龍女
有十八變你試一變看尼曰設使變得也祇是箇野
狐精師便打牧聞舉乃曰和尚棒折那僧問德山棒
臨濟喝未審那箇最親師曰己前在眾裏老僧也曾
商量來僧便喝師曰卻是汝會僧曰錯師便打上堂
眾集有僧出曰擬問不問時如何師曰嗔僧便喝師
曰因僧又喝師拈拄杖僧曰瞎師拋下拄杖曰今日
失利僧曰草賊大敗便歸眾師以手向空點一點曰

元二
大衆還有人辯得麼若有辯得者出來對衆道看師
良久曰頂門上眼也鑿不破便下座寶壽和尚問除
卻中上二根人來時師兄作麼生師曰汝適來舉早
錯也壽曰師兄也不得無過師曰汝卻與我作師兄
壽側掌曰這老賊

襄州厯村和尚僧問如何是觀其音聲而得解脫師
將火筋敲柴曰汝還聞麼曰聞師曰誰不解脫師煎
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舉起茶匙僧曰莫
祇這便當否師擲向火中

滄州米倉和尚州牧請師與寶壽入廳供養令人傳
語請二長老譚論佛法壽曰請師兄荅話師便喝壽
曰某甲話也未問喝作麼師曰猶嫌少在壽卻與一
喝

新羅國智異山和尚一日示衆曰冬不寒臘後看便
下座

常州善權山徹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
冬寒夏熱曰此意如何師曰炎天宜散袒冬後更深
藏

金沙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聽曰恁麼
則大衆側聆師曰十萬八千

齊聳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老僧並不知曰和尚
是大善知識爲甚麼不知師曰老僧不曾接下機問
如何是道師曰往來無障礙復曰忽遇大海作麼生
過僧擬議師便打

雲山和尚有僧從西京來師問還將得西京主人書
來否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有在曰
殘羹餽飯誰喫師曰獨有闍黎不甘喫其僧乃作吐
勢師喚侍者曰扶出這病僧著僧便出去師見僧來
便作起勢僧便出去師曰得恁麼靈利僧便喝曰作
這箇眼目承嗣臨濟也太屈哉師曰且望闍黎善傳
僧回首師喝曰作這箇眼目錯判諸方若言隨後便
打

虎谿庵主僧問庵主在這裏多少年也師曰祇見冬
凋夏長年代總不記得曰大好不記得師曰汝得我
在這裏得多少年也曰冬凋夏長聳師曰闍市裏虎
僧到相看師不顧僧曰知道庵主有此機鋒師鳴指
一下僧曰是何宗旨師便打僧曰知道今日落人便
宜師曰猶要棒喫在有僧纔入門師便喝僧默然師
便打僧卻喝師曰好箇草賊有僧到近前曰不審庵
主師曰阿誰僧便喝師曰得恁麼無賓主曰猶要第

二喝在師便喝有僧問和尚何處人事師曰隴西人
曰承聞隴西出鸚鵡是否師曰是曰和尚莫不是否
師便作鸚鵡聲僧曰好箇鸚鵡師便打
覆盆庵主問僧甚處來僧曰覆盆山下來師曰還見
庵主麼僧便喝師便打僧曰作甚麼師住棒僧擬議
師又打一曰有僧從山下哭上師閉卻門僧於門上
畫一圓相門外立地師從庵後出卻從山下哭上僧
喝曰猶作這箇去就在師便換手搥胸曰可惜先師
一場埋沒僧曰苦苦師曰菴主被謾

桐峯菴主僧問和尚這裏忽遇大蟲作麼生師便作

大蟲吼僧作怖勢師大笑僧曰這老賊師曰爭奈老
僧何有僧到菴前便去師召闍黎僧回首便喝師良
久僧曰死卻這老漢師便打僧無語師呵呵大笑有
僧入菴便把住師師叫殺人殺人僧拓開曰叫喚作
甚麼師曰誰僧便喝師便打僧出外回首曰且待且
待師大笑有老人入山參師曰住在甚處老人不語
師曰善能對機老人地上拈一枝草示師師便喝老
人禮拜師便歸菴老人曰與麼疑殺一切人在

杉洋菴主有僧到參師問阿誰曰杉洋菴主師曰是
我僧便喝師作噓聲僧曰猶要棒喫在師便打僧問

菴主得甚麼道理便住此山師曰也欲通箇來由又恐遭人點檢僧曰又爭免得師便喝僧曰恰是師便打僧大笑而出師曰今日大敗

定上座初參臨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禪牀擒住師擬議濟與一掌師佇思傍僧曰定上座何不禮拜師方作禮忽然大悟後南游路逢巖頭雪峯欽山三人巖頭問上座甚處來師曰臨濟來巖曰和尚萬福師曰和尚已順世也巖曰某甲三人特去禮拜薄福不遇不知和尚在日有何言句請上座舉一兩則師遂舉臨濟上堂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

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禪牀搦住曰道道僧擬議濟拓開曰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巖頭不覺吐舌雪峯曰臨濟大似白拈賊欽山曰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真人師便擒住曰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欽山被擒直得面黃面青語之不得巖頭雪峯曰這新戒不識好惡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箇老漢壓殺這尿牀鬼子師在鎮府齋回到橋上坐次逢三人座主一人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到底師擒住擬拋向橋下二座主近前諫

曰莫怪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箇座主直教他窮到底

巖上座離臨濟參德山山纔見下禪牀作抽坐具勢

師曰這箇且置或遇必境一如底人來向伊道箇甚

麼免被諸方檢責出曰猶較昔日三步在別作箇主

人公來師便喝山默然師曰塞卻這老漢咽喉也拂

袖便出瀉山問舉云巖上座雖又參百丈茶罷丈曰

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幸自非言何須甌茶丈曰與

麼則許借問丈曰收得安南又憂塞北師擘開胷曰

與麼不與麼丈曰要且難搆要且難搆師曰知即得

知即得仰山云若有人知得此二人落處不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八

音釋

蹏

勒沒切音嶂行不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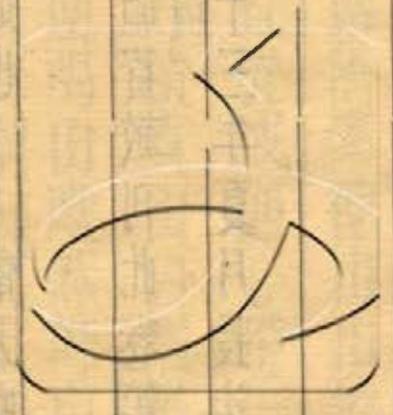
啗

余者切音惹俗云啗啗

餽

疏鳩切音搜飯壞也

瞿瑞卿施資敬刊此卷第二十八計字九千八百六十二箇
光緒三十三年夏月長沙刻經處識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九

碣二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南嶽下六世

興化獎禪師法嗣

汝州南院慧顯禪師亦曰寶應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

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

便掀倒禪牀師曰這瞎驢亂作僧擬議師便打問僧

近離甚處曰長水師曰東流西流曰總不恁麼師曰

作麼生僧珍重師便打僧參師舉拂子僧曰今日敗

缺師放下拂子僧曰猶有這箇在師便打問僧近離

甚處曰襄州師曰來作甚麼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
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
甚麼僧又喝師便打僧禮拜師曰這棒本是汝打我
我且打汝要此話大行瞎漢參堂去思明和尚未住
西院時到參禮拜了曰無可人事從許州來收得江
西剃刀一柄獻和尚師曰汝從許州來爲甚卻收得
江西剃刀明把師手招一招師曰侍者收取明以衣
袖拂一拂便行師曰阿刺刺阿刺刺上堂諸方祇具
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
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猶未是

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作麼生僧曰失師便打其僧
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一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
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遂奔回省觀師已圓寂乃謁
風穴穴一見便問上座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
話底麼僧曰是穴曰汝當時作麼生僧曰某甲當時
如在燈影裏行相似穴曰汝會也問古殿重興時如
何師曰明堂瓦插簷曰與麼則莊嚴畢備也師曰斬
草蛇頭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量大病源曰
請師醫師曰世醫拱手問匹馬單槍來時如何師曰
且待我斫棒問如何是無相涅槃師曰前三點後三

點曰無相涅槃請師證照師曰三點前三點後問凡
聖同居時如何師曰兩箇猫兒一箇狸問如何是無
縫塔師曰八花九裂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頭不梳
面不洗問如何是佛師曰待有卽向你道曰與麼則
和尚無佛也師曰正當好處曰如何是好處師曰今
日是三十日問園頭瓠子開花也未曰開花已久師
曰還著子也無曰昨日遭霜了也師曰大眾喫箇甚
麼僧擬議師便打問僧名甚麼曰普參師曰忽遇屎
橛作麼生僧便不審師便打問人逢碧眼時如何師
曰鬼爭漆桶問龍躍江湖時如何師曰警噉警喜曰
傾湫倒嶽時如何師曰老鷄沒嘴問萬里無雲時如
何師曰餓虎投崖問二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十字路
頭吹尺八問如何是蘆荀林師曰鬼厭箭問如何是
金剛不壞身師曰老僧在汝腳底僧便喝師曰未在
僧又喝師便打問上上根器人來師還接也無師曰
接曰便請和尚接師曰且喜共你平交問祖意教意
是同是別師曰王尙書李僕射曰意旨如何師曰牛
頭南馬頭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五男二女
問擬伸一問師意如何師曰是何公案僧曰喏師曰
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寶應主師曰杓大盃小問僧

近離甚處曰龍興曰發足莫過葉縣也無僧便喝師
曰好好問你又惡發作麼曰喚作惡發卽不得師卻
喝曰你旣惡發我也惡發近前來我也沒量罪過你
也沒量罪過瞎漢參堂去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
曰是甚麼物恁麼來曰和尚試道看師曰適來禮拜
底曰錯師曰禮拜底錯箇甚麼曰再犯不容師曰三
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瞎漢參堂去問從上諸聖
向甚麼處去師曰不上天堂則入地獄曰和尚又作
麼生師曰還知寶應老漢落處麼僧擬議師打一拂
曰你還知喫拂子底麼曰不會師曰正令卻是你行
又打一拂子

守廓侍者問德山曰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山曰作
麼作麼師曰勅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便休去來
日浴出師過茶與山山於背上拊一下曰昨日公案
作麼生師曰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山又休去師行
腳到襄州華嚴和尚會下一日嚴上堂曰大眾今日
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烏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
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汝證據師出禮拜起便
喝嚴亦喝師又喝嚴亦喝師禮拜起曰大眾看這老
漢一場敗缺又喝一喝拍手歸眾嚴下座歸方丈時

風穴作維那上去問訊嚴曰維那汝來也叵耐守廓
適來把老僧扭捏一上待集眾打一頓趁出穴曰趁
他遲了也自是和尙言過他是臨濟下兒孫本分恁
麼嚴方息怒穴下來舉似師師曰你著甚來由勸這
漢我未問前早要棒喫得我話行如今不打搭卻我
這話也穴曰雖然如是已遍天下也

寶壽沼禪師法嗣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荆棘叢
林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糞兒貉子問如何是不
變易底物師曰打帛石問如何是臨濟一喝師曰干

鈞之弩不爲鼯鼠而發機曰和尙慈悲何在師便打
從漪上座到法席旬日常自曰莫道會佛法人覓箇
舉話底人也無師聞而默之漪異日上法堂次師召
從漪漪舉首師曰錯漪進三兩步師又曰錯漪近前
師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是思明老漢錯曰是從漪
錯師曰錯錯乃曰上座且在這裏過夏共汝商量這
兩錯漪不肯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每舉前話曰我
行腳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勸我連下雨
錯更畱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
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錯了也

首山念云據天平作恁
麼解會未夢見西院在

何故
話在

寶壽和尚

第二世

在先寶壽爲供養主壽問父母未生

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夜深下語不契翌日辭去壽曰汝何往師曰昨日蒙和尚設問某甲不契往南方參知識去壽曰南方禁夏不禁冬我此間禁冬不禁夏汝且作街坊過夏若是佛法闖闖之中浩浩紅塵常說正法師不敢違一日街頭見兩人交爭揮一拳曰你得恁麼無面目師當下大悟走見寶壽未及出語壽便曰汝會也不用說師便禮拜壽臨遷化時囑二聖請師開堂師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師便打聖曰與麼爲人非但瞎卻這僧眼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去在

法眼云甚麼處是瞎卻人眼處

師擲下拄杖便歸方丈僧

問不占闔域請師不謗師曰莫問種種莊嚴慇懃奉獻時如何師曰莫汗我心田師將順寂謂門人曰汝還知吾行履處否曰知和尚長坐不臥師又召僧近前來僧近前師曰去非吾眷屬言訖而化

三聖然禪師法嗣

鎮州大悲和尚僧問除上去下請師別道師曰開口卽錯曰真是學人師也師曰今日向弟子手裏死問如何是和尙密作用師拈棒僧轉身受棒師拋下棒

元二十九
六
曰不打這死漢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舌拄上齶
曰爲甚麼如此師便打問如何是大悲境師曰千眼
都來一隻收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手忙腳亂問不
著聖凡請師荅話師曰好僧擬議師便喝
淄州水陸和尚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用心
卽錯曰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沒用處漢問此事如
何保任師曰切忌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便喝僧禮
拜師以拂子點曰且放問狹路相逢時如何師便攔
胸拓一拓

魏府大覺和尚法嗣

廬州大覺和尚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鳥獸
銜華師曰有恁麼畜生無所知曰見後爲甚麼不銜
華師曰無恁麼畜生有所知

廬州澄心院旻德禪師在興化遇示眾曰若是作家
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師出禮拜起便
喝化亦喝師又喝化亦喝師禮拜歸眾化曰適來若
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爲他旻德會一
喝不作一喝用住後僧問如何是澄心師曰我不作
這活計曰未審作麼生師便喝僧曰大好不作這活
計師便打問如何是道師曰老僧久住澄心院曰如

何是道中人師曰破衲長披經歲年問露地不通風
時如何師曰漆問既是澄心爲甚麼出來入去師曰
鼻孔上著炙僧禮拜師便打

荆南府竹園和尙僧問久嚮和尙會禪是否師曰
是僧曰蒼天蒼天師近前以手掩僧口曰低聲低聲
僧打一掌便拓開師曰山僧招得僧拂袖出去師笑
曰早知如是悔不如是問既是竹園還生笋也無師
曰千株萬株曰恁麼則學人有分也師曰汝作麼生
僧擬議師便打

宋州法華院和尙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獨坐五峯前
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不高不低曰還許學人瞻敬
也無師曰三日後看問如何是法華家風師曰寒時
寒殺熱時熱殺曰如何是寒時寒殺師曰三三兩兩
抱頭行曰如何是熱時熱殺師曰東西南北見者喞
問學人手持白刃直進化門時如何師曰你試用看
僧便喝師擒住僧隨手打一掌師拓開曰老僧今日
失利僧作舞而出師曰賊首頭犯

灌谿閑禪師法嗣

池州魯祖山教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今日不荅話曰大好不荅話師便打問如何是雙林

元二十九
樹師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如何是有相身中無相
身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問如何是孤峯獨宿底人
師曰半夜日頭明日午打三更問如何是格外事師
曰化道緣終後虛空更那邊問進向無門時如何師
曰太鈍生曰不是鈍生直下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
靈機未曾論邊際執法無門在暗中問如何是學人
著力處師曰春來草自青月上巳天明曰如何是不
著力處師曰崩山石頭落平川燒火行

紙衣和尚法嗣

鎮州談空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麻纏紙裏問百
了千當時如何師和聲便打問格外之譚請師舉唱
師曰隘路不通風曰莫祇這便是也無師乃噓噓
際上座行腳到洛京南禪時有朱行軍設齋入僧堂
願視曰直下是遂行香口不住道至師面前師便問
直下是箇甚麼行軍便喝師曰行軍幸是會佛法底
人又惡發作甚麼行軍曰喚作惡發即不得師便喝
行軍曰鉤在不疑之地師又喝行軍便休齋退令客
司請適來下喝僧來師至便共行軍言論並不顧諸
人僧錄曰行軍適來爭容得這僧無禮行軍曰若是
你諸人喝下官有劔僧錄曰某等固是不會須是他

元二十九
暉長老始得行軍曰若是南禪長老也未夢見在僧
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龍騰滄海魚躍深潭
曰畢竟如何師曰夜聞祭鬼鼓朝聽上灘歌問如何
是上座家風師曰三腳蝦蟆背大象

南嶽下七世

南院顯禪師法嗣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餘杭劉氏子幼不茹葷習儒典
應進士一舉不遂乃出家依本州開元寺智恭披削
受具習天台止觀年二十五謁鏡清清問近離甚處
師曰自離東來清曰還過小江也無師曰大舸獨飄

空小江無可濟清曰鏡水秦山鳥飛不度子莫道聽
途言師曰滄溟尚怯濛輪勢烈漢飛帆渡五湖清豎
拂子曰爭奈這箇何師曰這箇是甚麼清曰果然不
識師曰出沒卷舒與師同用清曰杓卜聽虛聲熟睡
饒調語師曰澤廣藏山理能伏豹清曰捨罪放愆速
須出去師曰出去卽失便出到法堂乃曰夫行腳人
因緣未盡其善不可便休去卻回曰某甲適來輒陳
小駭冒瀆尊顏伏蒙慈悲未賜罪責清曰適來言從
東來豈不是翠巖來師曰雪竇親棲寶蓋東清曰不
逐忘羊狂解息卻來這裏念篇章師曰路逢劔客須

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清曰詩速祕卻略借劍看師
曰鼎首甑人攜劍去清曰不獨觸風化亦自顯顛預
師曰若不觸風化爭明古佛心清曰如何是古佛心
師曰再許允容師今何有清曰東來衲子菽麥不分
祇聞不已而已何得抑已而已師曰巨浪涌千尋澄
波不離水清曰一句截流萬機寢削師便禮拜清曰
衲子俊哉衲子俊哉師到華嚴嚴問我有牧牛歌輒
請闍黎和師曰羯鼓掉鞭牛豹跳遠村梅樹背盧都
師參南院入門不禮拜院曰入門須辯主師曰端的
請師分院於左膝拍一拍師便喝院於右膝拍一拍

師又喝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一拍作麼生師曰
瞎院便拈棒師曰莫盲柳瞎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
院擲下棒曰今日被黃面浙子鈍置一場師曰和尚
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饑院曰闍黎曾到此間麼師
曰是何言歟院曰老僧好好相借問師曰也不得放
過便下參眾了卻上堂頭禮謝院曰闍黎曾見甚麼
人來師曰在襄州華嚴與廊侍者同夏院曰親見作
家來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
卻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住杖曰棒下無
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徹玄旨遂依止六年

四眾請主風穴又八年李史君與闔城士庶再請開
堂演法矣上堂夫參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現前勿
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然句
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應是從前依他作解明昧兩
岐與你一時掃卻直教箇箇如師子兒吒呀地哮吼
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卽瞎卻渠眼時
有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卽便戳瞎曰戳瞎後如
何師曰撈天摸地師後因本郡兵寇作孽與眾避地
于郢州謁前請主李史君留於衙內度夏普設大會
請師上堂纔陞座乃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
卽印住住卽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卽是不印卽是
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
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卻嗟蛙步驅
泥沙陂佇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便打
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師又打
一拂子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甚麼
道理牧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師便下座至九月
汝州太師宋侯捨宅爲寺復來郢州請師歸新寺住
持至周廣順元年賜額廣慧師住二十二年常餘百
眾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佛曰未曉玄

言請師直指師曰家住海門洲扶桑最先照問朗月
當空時如何師曰不從天上輓任向地中埋問古曲
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木雞啼子夜芻狗吠天明
上堂舉寒山詩曰梵志死去來魂識見閻老讀盡百
王書未免受捶拷一稱南無佛皆以成佛道僧問如
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燈連鳳翅當堂照月映娥眉
顛面看問如何是佛師曰嘶風木馬緣無絆背角泥
牛痛下鞭問如何是廣慧劍師曰不斬死漢問古鏡
未磨時如何師曰天魔膽裂曰磨後如何師曰軒轅
無道問矛盾本成雙翳病帝網明珠事若何師曰爲
山登九仞捻土定千鈞問干木奉文侯知心有幾人
師曰少年曾決龍蛇陣老倒還聽稚子歌問如何是
清涼山中主師曰一句不違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
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鶴有九皋難翥翼馬無
千里謾追風問未有之言請師試道師曰入市能長
嘯歸家著短衣問夏終今日師意如何師曰不憐鵝
護雪且喜蠟人冰問歸鄉無路時如何師曰平窺紅
爛處暢殺子平生問滿目荒郊翠瑞草卻滋榮時如
何師曰新出紅爐金彈子邁破闍黎鐵面皮問如何
是互換之機師曰和盲勲想瞎問真性不隨緣如何

得證悟師曰猪肉案上滴乳香問如何是清淨法身
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問一色難分請師顯示師曰
滿爐添炭猶嫌冷路上行人祇守寒問如何是學人
立身處師曰井底泥牛吼林間玉兔驚問如何是道
師曰五鳳樓前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問取皇城使
問不傷物義請師便道師曰劈腹開心猶未性燥問
未定渾濁如何得照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問如
何是衲僧行履處師曰頭上喫棒口裏喃喃問靈山
話月曹溪指月去此二途請師直指師曰無言不當
癡曰請師定當師曰先度汨羅江問任性浮沈時如
何師曰牽牛不入欄問凝然便會時如何師曰截耳
臥街問狼煙永息時如何師曰兩腳捎空問祖令當
行時如何師曰點問不施寸刃便登九五時如何師
曰鞭屍屈項上堂舉古云我有一隻箭曾經久磨煉
射時偏十方落處無人見師曰山僧卽不然我有一
隻箭未嘗經磨煉射不偏十方要且無人見僧便問
如何是和尙箭師作彎弓勢僧禮拜師曰拖出這死
漢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披席把盃曰見後
如何師曰披席把盃問未達其源時如何師曰鶴冷
移巢易籠寒出洞難問不露鋒銜句如何辯主賓師

元二二九
日口銜羊角膠粘問將身御險時如何師曰布露
長書寫罪原問學人解問諳訛句請師舉起訝人機
師曰心裏分明眼睛黑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青
布裁衫招戈吹曰如何得不吹去師曰自宜躡避寂
無聲問如何是眞道人師曰竹竿頭上禮西方問魚
隱深潭時如何師曰湯盪火燒問如何是諸佛行履
處師曰青松綠竹下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殺人
不眨眼曰既是大善知識爲甚麼殺人不眨眼師曰
塵埃影裏不拂袖畫戟門前磨寸金問一卽六六卽
一一六俱亡時如何師曰一箭落雙鷗曰意旨如何

師曰身亡跡謝問摘葉尋枝卽不問直截根源事若
何師曰赴供凌晨去開塘帶雨歸問問盡是捏怪
請師直指根源師曰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問正
當恁麼時如何師曰盲龜值木雖優穩枯木生華物
外春問寶塔元無縫金門卽日開時如何師曰智積
佐來空合掌天王捧出不知音曰如何是塔中人師
曰菱花風掃去香水雨飄來問隨緣不變者忽遇知
音時如何師曰披簔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
問刻舟求不得常用事如何師曰大勳不立賞柴扉
草自深問從上古人印印相契如何是相契底眼師

日輕囂道者知機變拈卻招魂拭淚巾問九夏賞勞
請師言薦師曰出袖拂開龍洞雨泛杯波涌鉢囊華
問最初自恣合對何人師曰一把香芻拈未暇六環
金錫響遙空問西祖傳來請師端的師曰一犬吠虛
千猿嗥實問王道與佛道相去幾何師曰芻狗吠時
天地合木鷄啼後祖燈輝問祖師心印請師拂拭師
曰祖月凌空圓聖智何山松檜不青青上堂若立一
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
怙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卻
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卻天下人亦能瞎卻天

下人欲識闍黎麼右邊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
左邊一拍曰這裏是僧問大眾雲集請師說法師曰
赤腳人趁兔著靴人喫肉問不曾博覽空王教略借
玄機試道看師曰白玉無瑕卞和別足問如何是無
爲之句師曰寶燭當軒顯紅光燦太虛問如何是臨
機一句師曰因風吹火用力不多問素面相呈時如
何師曰拈卻蓋面帛問紫菊半開秋已老月圓當戶
意如何師曰月生蓬島人皆見昨夜遭霜子不知問
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直截是迂曲問如何是師子
吼師曰阿誰要汝野干鳴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

元二十一
口懸壁上上堂若是上上之流各有證據略赴箇程
限中下之機各須英俊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如爆龜
紋爆卽成兆不爆成鈍欲爆不爆直下便捏問心不
能緣口不能言時如何師曰逢人但恁麼舉問龍透
清潭時如何師曰印駿捺尾問任性浮沈時如何師
曰牽牛不入欄問有無俱無去處時如何師曰三月
懶遊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問語默涉離微如何
通不犯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問
百了千當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上堂三
千劍客恥見莊周赤肩橫眉得無訛謬他時變豹後

五日看珍重問心印未明時如何師曰雖聞西師投
歸款未見牽羊納瑩來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桀
犬吠堯問如何是齧鐵事師曰孟浪借辭論馬角上
堂大眾集定師曰不是無言各須英鑒問大眾雲集
師意如何師曰景謝祁寒骨肉疏冷問不修禪定爲
甚麼成佛無疑師曰金鷄專報曉漆桶夜生光問一
念萬年時如何師曰拂石仙衣破問洪鐘未擊時如
何師曰充塞大千無不韻妙含幽致豈能分曰擊後
如何師曰石壁山河無障礙翳消開後好咨聞問古
今纔分請師密要師曰截卻重舌問如何是大人相

師曰赫赤窮漢曰未審將何受用師曰攜蘿挈杖問
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入市雙瞳瞽曰如何是主中賓
師曰回鑾兩曜新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攢眉坐白
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磨礮三尺劍待斬不平人
問如何是鑿頭邊意師曰山前一片青問如何是佛
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
穎橋安禪師號鐵胡與鍾司徒向火次鍾忽問三界焚
燒時如何出得師以香匙撥開火鍾擬議師曰司徒
司徒鍾忽有省

西院明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初參西院便問擬問不問時如
何院便打師良久院曰若喚作棒眉鬚墮落師於言
下大悟住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
室山前無異路

南嶽下八世

風穴沼禪師法嗣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狄氏子受業於本郡南禪
寺纔具尸羅徧遊叢席常密誦法華經眾目爲念法
華也晚於風穴會中充知客一日侍立次穴乃垂涕
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於地矣師曰觀此

一眾豈無人邪穴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師曰如某者如何穴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下師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願視大眾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箇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箇甚麼師乃拂袖下去穴擲下拄杖歸方丈侍者隨後請益曰念法華因甚不祇對和尚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師與真園頭同上問訊次穴問真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真曰鶻鳩樹頭鳴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師曰汝作麼生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

悄然機穴謂真曰汝何不看念法華下語師受風穴印可之後泯迹韜光人莫知其所以因白兆楚和尚至汝州宣化風穴令師往傳語纔相見提起坐具便問展卽是不展卽是兆曰自家看取師便喝兆曰我曾親近知識來未嘗輒敢恁麼造次師曰草賊大敗兆曰來日若見風穴和尚待一一舉似師曰一任一任不得忘卻師乃先回舉似風穴穴曰今日又被你收下一員草賊師曰好手不張名兆次日纔到相見便舉前話穴曰非但昨日今日和賊捉敗師於是名振四方學者望風而靡開法首山爲第一世也入院

上堂曰佛法付與國王大臣有力檀越令其佛法不斷絕燈燈相續至於今日大眾且道續箇甚麼良久曰須是迦葉師兄始得時有僧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朝師曰墮坑落壑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瞎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巖前親掌示曰便請洪音和一聲師曰如今也要大家知問如何是徑截一路師曰或在山間或在樹下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五九盡日又逢春曰畢竟事如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一言截斷千江口萬仞峯前始得玄問如何是首山境師曰一任眾人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喫棒得也未僧禮拜師曰喫棒且待別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風吹日炙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行履師曰牽犁拽杷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曰孤峯無宿客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不是守株人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此去襄縣五里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往來不易問諸聖說不到處請師舉唱師曰萬里神光都一照誰人敢竝日輪齊問臨濟喝德山棒未審明甚麼邊事師曰汝試道看僧便喝師曰瞎僧又喝師曰這瞎漢祇麼亂喝作麼僧禮拜師便打問和尚是大善知識爲

元二廿九

甚麼卻首山師曰不坐孤峯頂常伴白雲閑問四眾
圍繞師說何法師曰打草蛇驚曰未審作麼生下手
師曰適來幾合喪身失命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
曰得者失曰不得者又如何師曰珠在甚麼處問一
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低聲低聲曰
如何受持師曰切不得污染問世尊滅後法付何人
師曰好箇問頭無人荅得曰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
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
師曰瞶人徒側耳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諸法無形
將何所見師曰一家有事百家忙曰學人不會乞師
再指師曰三日後看取問菩薩未成佛時如何師曰
眾生曰成佛後如何師曰眾生眾生問路逢達道人
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瞥爾三千界曰與
麼則目視不勞也師曰天恩未遇後悔難追上堂第
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
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句
師曰大用不揚眉棒下須見血曰慈悲何在師曰送
出三門外問如何是第二句師曰不打恁麼驢漢曰
將接何人師曰如斯爭奈何問如何是第三句師曰
解問無人荅曰卽今祇對者是誰師曰莫使外人知

曰和尚是第幾句薦得師曰月落三更穿市過問維摩默然文殊贊善未審此意如何師曰當時聽眾必不如是曰既不如是維摩默然又且如何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乃曰若論此事實不挂一箇元字腳便下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鎮州蘿蔔重三斤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有言須道卻曰此意如何師曰無言鬼也瞋問如何是衲僧眼師曰此問不當曰當後如何師曰堪作甚麼問如何得離眾緣去師曰千年一遇曰不離時如何師曰立在眾人前問如何是大安樂底人師曰不見有一法曰將何為人師曰謝

闍黎領話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亂走作麼問如何是首山師曰東山高西山低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恰遇棒不在問如何是道師曰爐中有火無心撥處處縱橫任意遊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坐看煙霞秀不與白雲齊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路逢穿耳客曰發後如何師曰不用更遲疑問無絃一曲請師音韻師良久曰還聞麼曰不聞師曰何不高聲問著問學人久處沈迷請師一接師曰老僧無這閑工夫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要行即行要坐即坐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嵩山安和尚曰莫便是和尚極

則處否師曰南嶽讓禪師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
示師曰闍黎到此多少時也曰已經冬夏師曰莫錯
舉似人問有一人蕩盡來時師還接否師曰蕩盡卽
置那一人是誰曰風高月冷師曰僧堂內幾人坐臥
僧無對師曰賺殺老僧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驢鳴
狗吠乃曰要得親切第一莫將問來問還會麼問在
荅處荅在問處汝若將問來問老僧在汝腳底汝若
擬議卽沒交涉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便問挂錫
幽巖時如何師曰錯僧曰錯師又打問如何是佛師
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未審此語甚麼句中收師曰
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師曰天長地
久日月齊明問曹谿一句天下人聞未審和尚一句
甚麼人得聞師曰不出三門外曰爲甚麼不出三門
外師曰舉似天下人問如何是和尙不欺人底眼師
曰看看冬到來曰究竟如何師曰卽便春風至問遠
聞和尚無絲可挂及至到來爲甚麼有山可守師曰
道甚麼僧便喝師亦喝僧禮拜師曰放汝三十棒次
住廣教及寶應三處法席海眾常臻淳化三年十二
月四日午時上堂說偈曰今年六十七老病隨緣且
遣日今年記卻來年事來年記著今朝日至四年月

日無爽前記上堂辭眾仍說偈曰白銀世界金色身
情與非情共一眞明暗盡時俱不照日輪午後示全
身言訖安坐而逝茶毗收舍利建塔

汝州廣慧眞禪師嘗在風穴作園頭穴問曰會昌沙
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曰常在闔閭中要且
無人識穴曰汝徹也師禮拜出世開堂日僧問如何
是廣慧境師曰小寺前資慶後問如何是和尙家風
師曰杌爬鑊子

鳳翔府長興院滿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
行便踏著曰踏著後如何師曰冰消瓦解曰爲甚如
此師曰城內君子郭外小兒問大用現前時如何師
曰鬧市裏輓

潭州靈泉院和尙僧問如何是和尙活計師曰一物
也無曰未審日用何物師便喝僧禮拜師便打問先
師道金沙灘上馬郎婦意旨如何師曰上東門外人
無數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天津橋上往來多

南嶽下九世

首山念禪師法嗣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太原兪氏子剃髮受具杖策
遊方所至少畱隨機叩發歷參知識七十一員後到

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
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蹤師於言下大悟
拜起而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攬始應知有問
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師曰正是我放身命處後
遊衡湘及襄沔間每爲郡守以名利力致前後八請
堅臥不荅泊首山歿西河道俗遣僧契聰迎請住持
師閉關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靖退小
節風穴懼應識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
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師
矍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趣辦嚴吾行矣住後
上堂謂眾曰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
來者卽便齧殺有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
若見汾陽人者堪與祖佛爲師不見汾陽人盡是立
地死漢如今還有人入得麼快須入取免得孤負平
生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那箇是龍門客一齊點
下舉起拄杖曰速退速退珍重上堂先聖云一句語
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阿那箇是三玄三要
底句快會取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德已前
行腳聞一箇因緣未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臥不
安火急決擇莫將爲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爲一大事

因緣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腳不爲遊山翫水
看州府奢華片衣口食皆爲聖心未通所以驅馳行
腳決擇深奧傳唱敷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蓋爲續
佛心燈紹隆祖代興崇聖種接引後機自利利他不
忘先跡如今還有商量者麼有卽出來大家商量僧
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師曰汝是行腳僧曰如何是
辯衲僧底句師曰西方日出卯曰如何是正令行底
句師曰千里持來呈舊面曰如何是立乾坤底句師
曰北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貪亦無瞋乃曰將此四
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你出來驗得了也問如何是

學人著力處師曰嘉州打大像曰如何是學人轉身
處師曰陝府灌鐵牛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西
河弄師子乃曰若人會得此三句已辯三玄更有三
要語在切須薦取不是等閑與大眾頌出三玄三要
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
日菊花新師爲并汾苦寒乃罷夜參有異比丘振錫
而至謂師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而
去師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爲法到汾陽六人成
大器勸請爲敷揚上堂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一
玄門須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

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先用後照你也須是箇人始得照用同時你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掘地覓天曰何得如此師曰不識幽玄問如何是實中實師曰合掌菴前問世尊曰如何是實中主師曰對面無倚侶曰如何是主中實師曰陣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三頭六臂擎天地忿怒那吒撲帝鐘上堂汾陽有三訣衲僧難辯別更擬問如何拄杖驀頭楔時有僧問如何是三訣師便打僧禮拜師曰爲汝一時頌出第二

訣接引無時節巧語不能詮雲綻青天月第二訣舒光辯賢哲問荅利生心拔卻眼中楔第三訣西國胡人說濟水過新羅北地用鑛鐵復曰還有人會麼會底出來通箇消息要知遠近莫祇恁麼記言記語以當平生有甚麼利益不用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絹扇子足風涼問布鼓當軒挂誰是知音者師曰停鋤傾麥飯臥草不擡頭問如何是道場師曰下腳不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徹骨徹髓曰此意如何師曰徧天徧地問真正修道人不見世間過未審不見箇甚麼過師曰雪埋夜月深

三尺陸地行舟萬里程曰和尚是何心行師曰卻是你心行問大悲千手眼如何是正眼師曰瞎曰恁麼則一條拄杖兩人昇師曰三家村裏唱巴歌曰恁麼則和尚同在裏頭師曰謝汝慇懃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三玄開正道一句破邪宗曰如何是和尙活計師曰尋常不掌握供養五湖僧曰未審喫箇甚麼師曰天酥飽飯非珍饌一味良羹飽即休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新神更著師婆賽曰見後如何師曰古廟重遭措大題上堂謂眾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辯緇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為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茲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真志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真志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恪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辯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不可久

立珍重龍德府尹李侯與師有舊虛承天寺致之使
三反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
死而已師笑曰老病業已不出山借往當先後之何
必俱邪使曰師諾則先後唯所擇師令饌設且俶裝
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闍維收舍利起塔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九

音釋

糴 呼官切音歡 曷各切音 輪 龍春切音倫 同

糴 狼牡糴牝狼 亂也又逆 也又盛貌 欬 虛嚴切音 屬

陳周氏施資敬刊此卷第二十九計字壹萬一千 五十七箇 光緒三十三年夏月長沙刻經處識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南嶽下九世

首山念禪師法嗣

汝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冀州賈氏子弱冠依易
州保壽院出家受具後遊方參首山山一日舉竹篋
問曰喚作竹篋即觸不喚作竹篋即背喚作甚麼師
掣得擲地上曰是甚麼山曰瞎師於言下豁然頓悟
開堂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
寰中天子塞外將軍曰汝海一滴蒙師指向上宗風

事若何師曰高祖殿前樊噲怒須知萬里絕煙塵問
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爲明和尚丈室以何爲明師曰
眉分八字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雙耳垂肩問如何
是超師之作師曰老僧眉毛長多少問如何是塵中
獨露身師曰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船曰恁麼卽非
塵也師曰學語之流一札萬行問如何是和尙深深
處師曰猫有歆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曰莫便是也
無師曰碓擣東南磨推西北問如何是金剛不壞身
師曰百雜碎曰意旨如何師曰終是一堆灰問不落
諸緣請師便道師曰落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廁
坑頭籌子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破家具師曰日陞
座僧問纔上法堂來時如何師拍禪牀一下僧曰未
審此意如何師曰無人過價打與三百問忽遇大闍
提人來還相爲也無師曰法久成弊曰慈悲何在師
曰年老成魔上堂宗師血脈或凡或聖龍樹馬鳴天
堂地獄鑊湯爐炭牛頭獄卒森羅萬象日月星辰他
方此土有情無情以手畫一畫云俱入此宗此宗門
中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殺人須得殺人刀活人須得
活人句作麼生是殺人刀活人句道得底出來對眾
道看若道不得卽孤負平生珍重問如何是和尙四

無量心師曰放火殺人曰慈悲何在師曰遇明眼人
舉似問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未審在甚麼處師
曰南斗六北斗七問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師曰僧
排夏臘俗列香年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
何是向上事師曰萬里崖州君自去臨行惆悵怨他
誰上堂良久曰夫行腳禪流直須著忖參學須具參
學眼見地須得見地句方有相親分始得不被諸境
惑亦不落於惡道畢竟如何委悉有時句到意不到
妄緣前塵分別影事有時意到句不到如盲摸象各
說異端有時意句俱到打破虛空界光明照十方有

時意句俱不到無目之人縱橫走忽然不覺落深坑
問如何是古今無異路師曰俗人盡裏頭曰意旨如
何師曰闍黎無席帽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關
市裏打靜槌曰意旨如何師曰日午點金燈問布鼓
當軒擊誰是知音者師曰眼中有澀釘曰未審此意
如何師曰喬翁賽南神僧請益柏樹子話師曰我不
辭與汝說還信麼曰和尚重言爭敢不信師曰汝還
聞簷頭水滴聲麼其僧豁然不覺失聲云哪師曰你
見箇甚麼道理僧便以頌對曰簷頭水滴分明歷歷
打破乾坤當下心息師乃忻然問僧曰暮投林朝離

何處曰新戒不曾學禪師曰生身入地獄下去後有
 僧舉到智門寬和尚處門曰何不道鎖匙在和尚手
 裏師因去將息寮看病僧僧乃問曰和尚四大本空
 病從何來師曰從閣黎問處來僧喘氣又問曰不問
 時如何師曰撒手臥長空僧曰哪便脫去師曰
 潭州神鼎洪諍禪師襄水扈氏子自遊方一衲以度
 寒暑嘗與數者宿至襄沔間一僧舉論宗乘頗敏捷
 會野飯山店中供辦而僧論說不已師曰三界唯心
 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是甚麼人語僧曰法
 眼語師曰其義如何曰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

聲色縱然師曰舌味是根境否曰是師以筯筴菜置
 口中含糊而語曰何謂相入邪坐者駭然僧不能答
 師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參須
 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僧拱而退後返
 長沙隱於衡嶽三生藏有湘陰豪貴來遊福嚴師
 之室見其氣貌閑靜一鉢挂壁餘無長物傾愛之遂
 拜跪請曰神鼎乃我家植福之地久乏宗匠願師俱
 往何如師笑而諾之師以已馬負師至十年始成叢
 席一朽牀為說法座其甘枯淡無比又以德臘俱高
 諸方尊之如古趙州僧問諸法未聞時如何師曰風

蕭蕭雨颯颯曰聞後如何師曰領話好問魚鼓未鳴
 時如何師曰看天看地曰鳴後如何師曰捧鉢上堂
 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不是衲僧行履處曰如何
 是衲僧行履處師曰不見有古澗寒泉問兩手獻尊
 堂時如何師曰是甚麼問學人到寶山空手回時如
 何師曰臘月三十日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飢不
 擇食問如何是和尙為人句師曰拈柴擇菜曰莫祇
 這便是也無師曰更須子細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
 曰佛亦是塵問如何是道人活計師曰山僧自小不
 曾入學堂官人指木魚問這箇是甚麼師曰驚回多

少瞌睡人官曰泊不到此問師曰無心打無心問如
 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灰頭土面曰爲甚麼如此師曰
 爭怪得山僧曰未審法身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
 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毘盧頂上金冠子問菩提本
 無樹何處得子來師曰喚作無得麼問持地菩薩修
 路等佛和尙修橋等何人師曰近後問和尙未見先
 德時如何師曰東行西行曰見後如何師曰橫擔拄
 杖上堂舉洞山曰貪瞋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
 行便打坐便槌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
 問汝三人知不知師曰古人與麼道神鼎則不然貪

元三十一
王
瞋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卽往坐卽隨分付
心王擬何爲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

襄州谷隱山蘊聰慈照禪師初參百丈恆和尚因結

夏百丈上堂舉中觀論曰正覺無名相隨緣卽道場

師便出問如何是正覺無名相丈曰汝還見露柱麼

師曰如何是隨緣卽道場丈曰今日結夏次參首山

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

把子師於言下大悟呈偈曰我今二十七訪道曾尋

覓今朝喜得逢要且不相識後到太陽左和尚問近

離甚處師曰襄州陽曰作麼生是不隔底句師曰和

尚住持不易陽曰且坐喫茶師便參眾去侍者問適

來新到祇對住持不易和尚爲甚麼教坐喫茶陽曰

我獻他新羅附子他酬我舶上茴香你去問他有語

在侍者請師喫茶問適來祇對和尚道住持不易意

旨如何師曰眞鍮不博金在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邛州多出九節杖曰謝師指示師曰且莫作荅佛話

會卻問來時無物去時空二路俱迷如何得不迷去

師曰秤頭半斤秤尾八兩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踏

著秤錘硬似鐵曰意旨如何師曰明日向汝道問青

山淥水卽不問急切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手過膝耳

垂肩問如何是道師曰車碾馬踏曰如何是道中人
師曰橫眠豎坐問日往月來遷不覺年衰老還有不
老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老者師曰虬龍筋力高
聲叫晚後精靈轉更多問如何是學人深深處師曰
烏龜水底深藏六曰未審其中事若何師曰路上行
人莫與知問古人索火意旨如何師曰任他滅曰滅
後如何師曰初三十一因作清涼河堰僧問忽遇洪
水滔天還堰得也無師曰上拄天下拄地曰劫火洞
然又作麼生師曰橫出豎沒問深山巖崖中還有佛
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深山巖崖中佛法師曰奇

怪石頭形似虎火燒松樹勢如龍問古人道見色便
見心露柱是色那箇是心師曰晝見簸箕星曰意旨
如何師曰柳營節級橫階上問如何是道師曰善犬
帶牌曰爲甚如此師曰令人懼見上堂十五日己前
諸佛生十五日己後諸佛滅十五日己前諸佛生你
不得離我這裏若離我這裏我有鉤子鉤你十五日
己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這裏若住我這裏我有錐
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鉤卽是用錐卽是遂有
偈曰正當十五日鉤錐一時息更擬問如何回頭日
又出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直下看曰如何是塔中

人師曰退後退後問承古有言祇這如今誰動口意
旨如何師曰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領張茂崇太保
問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單傳請師直指師曰冬
不寒臘後看若若能轉物卽同如來萬象是物如何
轉得師曰喫了飯無些子意智問寸絲不挂法網無
邊爲甚麼卻有迷悟師曰兩桶一擔問有情有用無
情無用如何是無情應用師曰獨扇門子盡夜開上
堂春景溫和春雨普潤萬物生芽甚麼處不沾恩且
道承恩力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春雨一滴滑如油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法身師曰每日般柴不易曰此
是大眾底如何是學人底師曰三生六十劫問逐日
開單展鉢以何報荅施主之恩師曰被這一問和我
愁殺曰恁麼則謝供養也師曰得甚麼人氣力僧禮
拜師曰明日更喫一頓問古人急水灘頭毛毬子意
旨如何師曰雲開月朗問急水灘頭連底石意旨如
何師曰屋破見青天曰屋破見青天意旨如何師曰
通上徹下問一處火發任從你救八方齊發時如何
師曰快曰還求出也無師曰若求出卽燒殺你僧禮
拜師曰直饒你不求出也燒殺你示眾第一句道得
石裏迸出第二句道得挨拶將來第三句道得自救

元三十一
不了上堂五白貓兒爪距猶養來堂上絕蟲行分明
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生作麼生是許外生底
句莫錯舉僧入室問正當與麼時還有師也無師曰
燈明連夜照甚處不分明曰畢竟事如何師曰來日
是寒食

汝州廣慧院元璉禪師泉州陳氏到首山山問近離
甚處師曰漢上山豎起拳曰漢上還有這箇麼師曰
這箇是甚麼盃鳴聲山曰瞎師曰恰是拍一拍便出
他日又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師曰家家
門前火把子師當下大悟云某甲不疑天下老和尚

舌頭也山曰汝會處作麼生與我說來看師曰祇是
地上水碓砂也山曰汝會也師便禮拜住後僧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竹竿頭上曜紅旗楊億侍郎
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在甚麼處師曰敲
瓢打瓦又問風穴道金沙灘頭馬郎婦意旨如何師
曰更道也不及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上木下
鐵曰恁麼則罪歸有處也師曰判官擲下筆僧禮拜
師曰拖出問如何是佛師曰兩箇不是多上堂臨濟
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諸人且道還有賓主也無
若道有祇是箇瞎漢若道無亦是箇瞎漢不有不無

萬里崖州若向這裏道得也好與三十棒若道不得亦與三十棒衲僧家到這裏作麼生出得山僧圈積去良久曰苦哉蝦蟆蚯蚓踣跳上三十三天撞著須彌山百雜碎拈拄杖曰一隊無孔鐵鎚速退速退并州承天院三交智嵩禪師參首山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師於此有省頓契佛意乃作三玄偈曰須用直須用心意莫定動三歲師子吼十方沒狐種我有真如性如同幕裏隱打破六門關顯出毘盧印真骨金剛體可誇六塵一拂永無遮廓落世界空爲體體上無爲真到家山聞乃

請喫茶問這三頌是汝作來邪師曰是山曰或有人教汝現三十二相時如何師曰某甲不是野狐精山曰惜取眉毛師曰和尚落了多少山以竹篋頭上打曰這漢向後亂作去在住後上堂文殊仗劍五臺橫行唐明一路把斷妖訛三世諸佛未出教乘網底游魚龍門難渡垂鉤四海祇釣獐龍格外玄談爲求知識若也舉揚宗旨須彌直須粉碎若也說佛說祖海水便須枯竭寶劍揮時毫光萬里放汝一路通方說話把斷咽喉諸人甚處出氣僧問鈍根樂小法不自信作佛作佛後如何師曰水裏捉麒麟曰與麼則便

登高座也師曰騎牛上三十三天問古人拈椎豎拂
意旨如何師曰騎驢不著靴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
師曰家鄉有路無人到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
暗傳天子勅陪行一百程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
曰無頭蝦蟆腳指天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晉
祠南畔長柳巷問古人東山西嶺青意作麼生師曰
波斯鼻孔大曰與麼則西天迦葉東土我師師曰金
剛手板闕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開化石
佛拍手笑晉祠娘子解謳歌問臨濟推倒黃檗因甚
維那喫棒師曰正狗不偷油鷄銜燈盞走問如何是
截人之機師曰要用使用曰請和尚用師曰拖出這
死漢鄭工部問百尺竿頭獨打毬萬丈懸崖絲繫腰
時如何師曰幽州著腳廣南廝撲鄭無語師曰勘破
這胡漢鄭曰二十年江南界裏這回卻見禪師師曰
瞎老婆吹火僧問二邊繩莫立中道不須安未審意
旨如何師曰廣南出象牙曰不會請師直指師曰番
國皮球八百價上堂寒溫冷暖著衣喫飯自不欠少
波波地覓箇甚麼祇是諸人不肯承當如今還有承
當底麼有則不得孤負山河大地珍重問祖師西來
三藏東去當明何事師曰佛殿部署修僧堂老僧蓋

僧曰與麼則全明今日事也師曰今日事作麼生僧
便喝師便打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光剃頭淨
洗鉢曰如何是學人行履處師曰僧堂前佛殿後上
堂舉法眼偈曰見山不是山見水何曾別山河與大
地都是一輪月大小法眼未出涅槃堂三交卽不然
見山河與大地錐刀各自用珍重

忻州鐵佛院智嵩禪師有同參到師見便問還記得
相識麼參頭擬議第二僧打參頭一坐具曰何不快
祇對和尚師曰一箭兩梁師問僧甚處來曰臺山來
師曰還見龍王麼曰和尚試道看師曰我若道卽瓦
解冰消僧擬議師曰不信道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
去也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汝州首山懷志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三尺杖子破瓦盆問如何是佛師曰桶底脫問從上
諸聖有何言句師曰如是我聞曰不會師曰信受奉
行

池州仁王院處評禪師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
便喝師禮拜山拈棒師曰老和尚沒世界那山拋下
拄杖曰明眼人難謾師曰草賊大敗
隨州智門迴罕禪師爲北塔僧使點茶次師起揖曰

僧使近上坐使曰鷄子頭上爭敢安巢師曰棒上不
成龍隨後打一坐具使茶罷起曰適來卻成觸忤和
尚師曰江南杜禪客覓甚麼第二盃
襄州鹿門慧昭山主楊億侍郎問曰入山不畏虎當
路卻防人時如何僧曰君子坦蕩蕩僧問如何是鹿
門山師曰石頭大底大小底小曰如何是山中人師
曰橫眠豎臥
承相王隨居士謁首山得言外之旨自爾履踐深明
大法臨終書偈曰畫堂燈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
尋常春風掃殘雪

南嶽下十世

汾陽昭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全州李氏子少爲書生年
二十二依湘山隱靜寺出家其母有賢行使之遊方
聞汾陽道望遂往謁焉陽顧而默器之經二年未許
入室每見必罵詬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
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
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陽
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
救陽掩師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

年辭去依唐明嵩禪師嵩謂師曰楊大年內翰知見
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師乃往見大年年問曰對
面不相識千里卻同風師曰近奉山門請年曰真箇
脫空師曰前月離唐明年曰適來悔相問師曰作家
年便喝師曰恰是年復喝師以手劃一劃年吐舌曰
真是龍象師曰是何言歟年喚客司點茶來元來是
屋裏人師曰也不消得茶罷又問如何是上座爲人
一句師曰切年曰與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師曰誰
得似內翰年曰作家作家師曰放你二十棒年拊膝
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師拍掌曰也不得放過年大笑

又問記得唐明當時悟底因緣麼師曰唐明問首山
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年
曰祇如此語意旨如何師曰水上挂燈毬年曰與麼
則孤負古人去也師曰內翰疑則別參年曰三腳蝦
蟆跳上天師曰一任踴跳年乃大笑館於齋中日夕
質疑智證因問前言往行恨見之晚朝中見駙馬都
尉李公遵勗曰近得一道人真西河師子李曰我以
拘文不能就謁奈何年默然歸語師曰李公佛法中
人聞道風遠至有願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侍從過
從師於是遂明謁李公公閱謁使童子問曰道得卽

與上座相見師曰今日特來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刊白字當道種青松師曰不因今日節餘日定難逢童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座相見去也師曰腳頭腳底公乃出坐定問曰我聞西河有金毛獅子是否師曰甚麼處得者消息公便喝師曰野干鳴公又喝師曰恰是公大笑師辭公問如何是上座臨行一句師曰好將息公曰何異諸方師曰都尉又作麼生公曰放上座二十棒師曰專爲流通公又喝師曰瞎公曰好去師應喏喏自是往來楊李之門以法爲友久之辭還河東年曰有一語寄與唐明得麼師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年曰卻不相當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年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甚麼汗出師曰知年曰上座臨行豈無爲人底句師曰重疊關山路年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師噓一聲年曰真師子兒大師子吼師曰放去又收來年曰適來失腳踏倒又得家童扶起師曰有甚麼了期年大笑師還唐明李公遣兩僧訊師師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寄之公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榔示雙趺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師以母老南歸至瑞州首眾於洞山時聰禪師居焉先是汾陽謂師曰我徧參雲門兒孫特

以未見聰爲恨故師依止三年乃遊仰山楊大年以
書抵宜春太守黃宗旦使請師出世說法守以南源
致師師不赴旋特謁守願行守問其故對曰始爲讓
今偶欲之耳守大賢之住後上堂一切諸佛及諸佛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乃豎起拄杖
曰這箇是南源拄杖子阿那箇是經良久曰向下文
長付在來日喝一喝下座上堂良久曰無爲無事人
猶是金鎖難喝一喝下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出高
原問如何是南源境師曰黃河九曲水出崑崙曰如
何是境中人師曰隨流人不願斫手望扶桑上堂雲
收霧卷杲日當空不落明暗如何通信僧問山深覓
不得時如何師曰口能招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洞庭湖裏浪滔天問東涌西沒時如何師曰尋問
夜靜獨行時如何師曰三把茆問寶劍未出匣時如
何師曰響日出匣後如何師噓一聲問鬧中取靜時
如何師曰頭枕布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
堆堆地曰見後如何師曰堆堆地問一得永得時如
何師曰抱石投河問仗鎊鋤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
曰斬將去僧擬議師便打師住三年棄去謁神鼎諶
禪師鼎首山高弟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

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師髮長不
剪弊衣楚音通謁稱法姪一眾大笑鼎遣童子問長
老誰之嗣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鼎杖而出顧見
頎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絕叫曰
屋倒矣童子返走鼎回顧相翼鑠師地坐脫隻履而
視之鼎老忘所問又矢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
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可歎曰汾
州乃有此兒邪師自是名重叢林定林沙門本延有
道行雅爲士大夫所信敬鼎見延稱師知見可興臨
濟會道吾虛席延白郡請以師主之法令整肅亡軀
爲法者集焉上堂先寶應曰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
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
不了道吾則不然第一句薦得和泥合水第二句薦
得無繩自縛第三句薦得四稜著地所以道起也海
晏河清行人避路住也乾坤失色日月無光汝輩向
甚麼處出氣如今還有出氣者麼有卽出來對眾出
氣看如無道吾爲汝出氣去也乃噓一聲卓拄杖下
座上堂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參拄杖橫也挑括乾
坤大地鉢盂覆也蓋卻恆沙世界且問諸人向甚麼
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向北俱盧洲喫粥喫飯若也

不知長連牀上喫粥喫飯次住石霜當解夏謂眾曰
昨日作嬰孩今朝年已老未明三八九難踏古皇道
手鑿黃河乾脚踢須彌倒浮生夢幻身人命夕難保
天堂并地獄皆由心所造南山北嶺松北嶺南山草
一雨潤無邊根苗壯枯槁五湖參學人但問虛空討
死脫夏天衫生披冬月襖分明無事人特地生煩惱
喝一喝下座上堂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
中意日午打三更遂喝一喝曰且道是實是主還有
分得者麼若也分得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也未能
老僧失利因同道相訪上堂颯颯涼風景同人訪寂

寥煮茶山上水燒鼎洞中樵珍重問達磨未來時如
何師曰長安夜夜家家月日來後如何師曰幾處笙
歌幾處愁罇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師曰槐木成林曰
四山火來時如何師曰物逐人興曰步步登高時如
何師曰雲生足下問古人封白紙意旨如何師曰家
貧路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日風五日雨
上堂夫宗師者奪貧子之衣珠究達人之見處若不
如是盡是和泥合水漢良久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
是詩人不獻詩喝一喝上堂我有一言絕慮忘緣巧
說不得祇要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舉且作麼生是

直舉一句良久以拄杖畫一畫喝一喝問己事未明
以何爲驗師曰玄沙曾見雪峯來曰意旨如何師曰
一生不出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馬有垂韁
之報犬有驅草之恩曰與麼則不別也師曰西天東
土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打骨出髓上堂入水見
長人珍重上堂面西行向東北斗正離宮道去何曾
去騎牛臥牧童珍重上堂春生夏長卽不問你諸人
腳跟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華光寺主便下座上
堂藥多病甚網細魚稠便下座示眾以拄杖擊禪牀
一下云大眾還會麼不見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

持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香嚴恁麼悟去分明悟
得如來禪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
若向言中取則悞賺後人直饒棒下承當辜負先聖
萬法本閑唯人自鬧所以山僧居福嚴祇見福嚴境
界晏起早眠有時雲生碧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
般若臺前娑羅花香散祝融峯畔把瘦筇坐磐石與
五湖衲子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興化祇見興化家
風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闐漁唱瀟湘猿啼嶽
麓絲竹謠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日談禪道歲
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

良久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問行脚不逢人時
 如何師曰釣絲絞水問尋枝摘葉即不問如何是直
 截根源師曰柳栗拄杖曰意旨如何師曰行即肩挑
 雲水衲坐來安在掌中擎問既是護法善神為甚麼
 張弓架箭師曰禮防君子問如何是佛師曰有錢使
 錢上堂祖師心印一印印空一印印水一印印泥如
 今還有印不著者麼試向脚跟下道將一句來設你
 道得個儻分明第一不得行過衲僧門下且道衲僧
 有甚麼長處良久曰人王三寸鐵徧地是刀鎗喝一
 喝卓拄杖下座上堂天已明鼓已響聖眾臻齊合掌

如今還有不合掌者麼有即尼乾歡喜無則瞿曇惡
 發久立珍重問磨礱三尺劍去化不平人師意如何
 師曰好去僧曰點師曰你看僧拍手一下歸眾師曰
 了上堂北山南南山北日月雙明天地黑大海江河
 盡放光逢著觀音問彌勒珍重問有理難伸時如何
 師曰苦曰恁麼則舌挂上齶也師噓一聲僧曰將謂
 胡鬚赤師曰夢見興化脚跟麼示徒偈曰黑黑黑道
 道道明明得得得師室中插劍一口以草鞋一對
 水一盆置在劍邊每見入室即曰看看有至劍邊擬
 議者師曰險喪身失命了也便喝出師冬日榜僧堂

作此字^{〇〇}二二三几弭耹其下注曰若人識得不離
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尚今日放參師聞而笑之寶
元戊寅李都尉遣使邀師曰海內法友唯師與楊大
年耳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頓覺衰落忍死以一見
公仍以書抵潭帥敦遣之師惻然與侍者舟而東下
舟中作偈曰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時既得涼風便
休將艣棹施至京師與李公會月餘而李公果歿臨
終畫一圓相又作偈獻師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
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幘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問取
皮袋師曰如何是本來佛性公曰今日熱如昨日隨

聲便問師臨行一句作麼生師曰本來無罣礙隨處
任方圓公曰晚來困倦更不答話師曰無佛處作佛
公於是泊然而逝仁宗皇帝尤留神空宗聞李公之
化與師問荅加歎久之師哭之慟臨壙而別有旨賜
官舟南歸中途謂侍者曰我忽得風痺疾視之口吻
已喎斜侍者以足頓地曰當奈何平生呵佛罵祖今
乃爾師曰無憂爲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
後不鈍置汝後年正月五日示寂壽五十四臘三十
二銘行實於興化塔全身於石霜續通鑑則平河東
在太平興國己卯
據佛運統紀則師入滅於康定庚辰以壽數逆而
推之則雍熙丁亥師始生僧寶傳所載恐失考證

滁州琅邪山慧覺廣照禪師西洛人也父爲衡陽太守因疾傾喪師扶櫬歸洛過澧陽藥山古刹宛若夙居緣此出家遊方參問得法汾陽應緣滁水與雪竇明覺同時唱道四方皆謂二甘露門逮今淮南遺化如在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銅頭鐵額曰意旨如何師曰鳥鶩魚腮上堂奇哉十方佛元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元是十方佛欲識十方佛不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不是十方佛於此明得過在十方佛於此未明聲聞起舞獨覺臨粧珍重僧問阿難結集卽不問迦葉微笑事如何師曰尅時尅節曰自從靈鷲分燈後

直至支那耀古今師曰點朱點漆問如何是實中實師曰手攜書劍謁明君曰如何是實中主師曰卷起簾來無可覩曰如何是主中實師曰三更過孟津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獨坐鎮寰宇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貓兒戴紙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狗子著靴行問拈椎豎拂卽不問瞬目揚眉事若何師曰趙州曾見南泉來曰學人未曉師曰今冬多雨雪貧家爭奈何上堂欲知常住身當觀爛壞體欲知常住性當觀拄杖子拄杖子吞卻須彌須彌吞卻拄杖子衲僧到這裏若也擬議劍梁落膊輪降欵鐵作胸襟到

海隅擊禪牀下座上堂見聞覺知俱爲生死之因見
聞覺知正是解脫之本譬如師子反躑南北東西且
無定止汝等諸人若也不會且莫孤負釋迦老子吽
上堂山僧今日爲諸人說破明眼衲僧莫去泥裏打
坐珍重上堂天高莫測地厚寧知白雲片片嶺頭飛
綠水潺潺澗下急東湧西沒一句卽不問你生前殺
後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時寒喫茶去上堂阿呵呵
是甚麼開口是合口過輕舟短棹汎波心簑衣箬笠
從他破喚上堂十方諸佛是箇爛木樅三賢十聖是
箇茅溷頭籌子汝等諸人來到這裏作麼良久曰欲
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翦除狂寇掃
蕩攙搶猶是功勳邊事君臣道合海晏河清猶是法
身邊事作麼生是衲僧本分事良久曰透網金鱗猶
滯水回途石馬出紗籠上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
矩若人下得通方句我當刎頸而謝之上堂拈起拄
杖曰山僧有時一棒作箇謾天網打俊鷹快鷁有時
一棒作箇布絲網撻蜺撈蝦有時一棒作金毛師子
有時一棒作蝦蟆蚯蚓山僧打你一棒且作麼生商
量你若緇素得出不妨拄杖頭上眼開照四天下若
也未然從教立古屏畔待使丹青入畫圖上堂擊

水魚頭痛穿林宿鳥驚黃昏不擊鼓日午打三更諸
禪德既是日午爲甚卻打三更良久曰昨見垂楊綠
今逢落葉黃上堂拈起拄杖更無上上放下拄杖是
何模樣觸體~~峯~~後卽不問汝諸人馬鏡裏藏身一句
作麼生道若道不得拄杖子道去也卓一下便歸方
丈上堂進前卽死退後卽亡不進不退又落在無事
之鄉何故長安雖樂不是久居上堂汝等諸人在我
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
處去二不得孤峯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
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爲

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
者與我通箇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卽便寢
息何故鰥形國裏誇服飾想君太煞不知時上堂山
僧因看華嚴金師子章第九由心回轉善成門又釋
曰如一尺之鏡納重重之影象若然者道有也得道
無也得道非亦得道是非得雖然如是更須知有拄
杖頭上一竅若也不會拄杖子穿燈籠入佛殿撞著
釋迦磕倒彌勒露柱拊掌呵呵大笑你且道笑箇甚
麼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盤山道向上一路滑
南院道壁立千仞嶮臨濟道石火電光鈍琅邪有定

乾坤底句各各高著眼高著眼卓拄杖下座
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纔陞座僧問如何是和尙家
風師曰一言出口駟馬難追問如何是城裏佛師曰
十字街頭石幢子問不落三寸時如何師曰乾三長
坤六短曰意旨如何師曰切忌地盈虛問昔日靈山
分半座二師相見事如何師曰記得麼僧良久師打
禪牀一下曰多年忘卻也乃曰且住且住若向言中
取則句裏明機也似迷頭認影若也舉唱宗乘大似
一場寐語雖然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放一線道
有箇葛藤處遂敲禪牀一下曰三世諸佛盡皆頭痛

且道大眾還有免得底麼若一人免得無有是處若
免不得海印發光師乃豎起拂子曰這箇是印那箇
是光這箇是光那箇是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會麼
老僧說夢且道夢見箇甚麼南柯十更若不會聽取
一頌北斗挂須彌林頭挑日月林泉好商量夏末秋
風切珍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天寒日短問
心法無形如何雕琢師曰一丁兩丁曰未曉者如何
領會師曰透七透八上堂一擊響玲瓏喧轟宇宙通
知音纔側耳項羽過江東與麼會恰認得驢鞍橋作
阿爺下領上堂大愚相接大雄孫五湖雲水競頭奔

競頭奔有何門擊箭寧知枯木存枯木存一年還曾
兩度春兩度春帳裏真珠撒與人撒與人思量也是
慕西秦上堂豎窮三際橫徧十方拈起也帝釋心驚
放下也地神膽戰不拈不放喚作甚麼自云蝦蟆上
堂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卻知有乃拈起佛子
云狸奴白牯總在這裏放光動地何謂如此兩段不
同問如何是佛師曰鋸解秤錘上堂大眾集定乃曰
現成公案也是打撲不辦便下座上堂大洋海底排
班立從頭第二鬢毛斑爲甚麼不道第一鬢毛斑要
會麼金藥銀絲成玉露高僧不坐鳳凰臺上堂眾集
乃曰爲眾竭力禍出私門便下座上堂翠巖路嶮巖
舉步涉千溪更有洪源水滔滔在嶺西擊禪牀下座
示眾擎起香合云明頭合暗頭合道得天下橫行若
道不得且合卻下座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四角
六張曰意旨如何師曰八凹九凸上堂沙裏無油事
可哀翠巖嚼飯餒嬰孩他時好惡知端的始覺從前
滿面埃擊禪牀下座
潭州石霜法永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臂長衫袖
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布袴膝頭穿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

音釋

鑰

他侯切音偷
鑰石似金

鑿

憐題切同黎
黎明比明也

撲

弋涉切音
葉度撲也

龔李氏施資敬刊此卷第三十計字壹萬零二百

八十四箇

光緒三十三年夏月長沙刻經處識

